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傳卷二十四

宋　張九成　撰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

夫敎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恵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孟子獨尊孔子故論三聖人之所得而有金聲玉振聖智與夫巧力之說此前古所未發明孟子獨以深造自得之學軒然別白判斷使孔子之道迥然與三聖不同可謂奇偉超絶之論矣夫伯夷自清而入聖伊尹自任而入聖柳下惠自和而入聖三人易位而處則聖有所止矣故孟子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以比伯夷伊尹柳下惠其意以為伯夷得聖人之清伊尹得聖人之任柳下惠得聖人之和皆

得聖人之一體而非其全也至於顔子雖合清和任為一體而未能造其極故曰具體而微惟吾夫子合三聖之清和任為一大體時出而用之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和則和千轉萬變與時偕行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且去齊接淅則似伯夷之清去魯遲遲則似柳下惠之和攝相事而斥萊人誅侏儒則似伊尹之任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耳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記曰當其可

之謂時可之一字以言參酌審詳而非決去不回也在聖之外為知在力之外為巧在至之外為中故又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夫作樂者始以金奏終以玉節詩曰依我磬聲是以玉為節也其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又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似之故夷終于清尹終于任惠終于和止于此矣猶射則力而非巧至而非中故聖之外未及智也夫智所以運聖也使聖而無智安能造化轉移為無所不可

乎其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又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孔子既玉振以盡其聖又金聲以極其智終之外復有始則聖不止于清清之外復有和不止於和和之外又有任循環往復猶金聲而又玉振玉振而又金聲比之于射至之外又能中力之外又有巧是聖之外又有智惟聖之外又有智所以能運用此清和任之聖應時而中其會焉此天地之妙造化之神學不至此奚以學為孟子學窺大全深見孔子用處未

嘗韻蹈古人一言超然於千古之下創為此論以極
聖人之大用使學者知聖人門户中乃有如此之變
化嗚呼其深矣哉非觀天地風雷之變日月照臨之
神四時生成之大不足以知聖人
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
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

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
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
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
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
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

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
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余讀周室爵祿之制法度森嚴規模遠大如二十八
宿之在天五岳四瀆之在地晝然一定不可動揺使
先王以私智為之安得如是之橫厲也乃知聖人制

作皆自天理中来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雷霆水火

其聲形態度皆天理也守此者治安舍此者危亂其

盛矣哉故自天子一位以下至子男同一位此爵之

在天下也自君一位以下至下士一位此爵之在一

國也自地方千里以下至附庸此天下之禄也自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至元士受地視子男此朝廷之禄

也自大國地方百里至小國地方五十里終之以禄

足以代其耕諸侯之禄也自耕者之所獲至其禄以

是為差此庶人之禄也天子公卿大夫元士大國次國小國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庶人之爵禄截然甃甃不可侵紊若天造地植移先王之經綸而圖畫于此欲知先王之心者庶於此而可得矣然而當孟子時私欲熾盛天理消亡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則焚書坑儒之象已兆于此矣盖人欲方熾何所不可第見先王之制徒使人不快耳始去其籍欲快其意耳不知其意欲快人人欲快大并小強侵弱後

者效前静者思動盡破先王之制而其國亦滅亡矣秦并吞天下并與典籍學士而焚滅之快意不已人人皆欲一快陳勝一倡天下皆起秦氏亦滅亡此快意之效也夫先王之制所以為治安之本也皆守其制則大不敢并小强不敢侵弱各安其分豈不樂乎且楚自以為强大而滅陳蔡滅舒滅庸意亦快矣不知楚之上又有大者而思快意焉秦亦滅楚矣秦自以為强大并吞六國不知合天下之民其强大又甚

矣秦既快意天下各思快意故卒受其禍至於此時方知先王典籍之不可去而士大夫之不可殺耳夫先王典籍所以如此之密者蓋天理之自然而非私意所出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可不信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羮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禄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

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余觀孟子論友乃以天子諸侯大夫為說且其意專以有位者為主匹夫之賤道德充於己天子諸侯大夫欲友有不可得者蓋友也者友其德也偁其德未足云而挾長挾貴挾兄弟而來者皆不可以言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而下友五人其所以與之友者以

無百乘之富故也使此五人者亦有百乘之富則不與之友矣是未免于有所挾而友也費惠公為小國之君豈止百乘而已哉而師子思友顔般事王順長息所與游者皆一時賢士其所存可知矣晉平公又大國之君不止於小國而已其友于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亦可謂能下人矣然王公之友必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今平公徒以禮下人如一介之士而不知王公

之友不止于此而已昔魏文侯師子夏事田子方敬段干木然其命相乃用翟璜魏成此所以名過于桓文而其功不及五霸晉平公之友亥唐其似之矣堯天下之君不止於大國而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其德可謂盛矣乃館舜于貳室而堯亦饗舜之所設迭為賔主是以至盛之德至尊之位而友於匹夫也使之徽五典宅百揆賔四門豈如疏食菜羮不敢不飽而已哉舜以堯有至盛之德故與之為友不然庶人

名之役則往役可也豈敢與天子為友哉夫以貴賤論則用下敬上謂之貴貴以大德論則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所以明君臣之義尊賢所以大至公之道兩者豈可偏廢哉故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孟子之意以當時之君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孟子寧就庶人之役而不敢就諸侯之召就庶人之役貴貴也不敢就諸侯之召正其名也因萬章之問乃歷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所謂友則孟子之意

盖可知矣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

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茍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觀前一章孟子論友及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說又何其嚴也今觀交際教之不改獵較行可際可公養之說又何其寬也大抵聖賢存心無非忠厚如元氣埏埴萬物皆予生意使小人微起一毫善端聖賢則

自此路而應接矣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是其心已自善端中來聖人則涵養其心欣然而與之酬酢齊王有易牛之心孟子三宿而後出晝者眷眷此心也倘其心不虛其意不下軒然以王公大人自高自以為盡善則善端蔽障聖賢自何而入哉所以論友則不挾長不挾貴而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梁惠王自謂無如寡人之用心孟子一去而不復留戀以是故也至於其間曲折萬章之問亦云悉矣請得而詳

說之萬章指交際而問曰此何心也其問可謂切矣孟子直指之曰是恭也嗚呼恭者敬之發見也其對亦切矣萬章倘識此幾省於言下則當如曾子故事應之曰唯使如此應則不失孟子之幾乃不知觀省又問曰御之御之為不恭何哉殊為萬章惜也然且就萬章之意而卒其說夫交際之心孟子直指之為恭則御其此心者謂之不恭復何疑哉孟子知其失前所荅之幾故就其所問而荅之曰尊者賜之曰其

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此又聖賢之指人欲其自省終不欲增損一毫芒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其意深矣遠矣夫尊者賜之其交以道其接以禮吾當受其禮意可也不是之顧乃指摘瑕疵斬然問之曰爾之所取者義乎不義乎桀傲如此何恭之有使識其禮意必受其餽而弗卻矣萬章猶不悟乃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夫

其交以道其接以禮聖賢見其禮意故涵泳酬酢之
非受其物也受其禮意而已使萬章悟孟子直指交
際之心為恭則見夫交以道接以禮無不受之唯其
既失此幾止用區區私見以郤之為是而受之為非
吁可憐也且人以善心來聖賢無不應荅之兒童如
互鄉叛人如佛肸嬖寵如南子聖人無不樂之此心
乃天地造化之心也萬章學不到聖地必欲求世俗
之名遂私見之謬反覆喻之終守其見然受孟子一

指之力雖不脫然省于言下而其幾亦略變動矣何
以知之其曰請無以辭卻之又曰以他辭無受是不
欲直情徑行而以善言荅之也此意頗有聖賢之風
而以心卻之之說非聖賢之心也故孟子直指曰斯
孔子受之矣孔子受之汝欲不受乎言至於此萬章
可以已矣萬章猶未脫然固執私見乃變其端以禦
人交以道接以禮為問孟子乃以康誥罔不譈為對
余竊疑之夫佛肸公山皆叛人也其來召也孔子猶

欲往焉使禦人果交以道接以禮有悔過之心聖人亦將應接之豈有終身不許其改過之理乎孟子如是而荅豈以萬章初學未可以語此乎柳宗元劉禹錫學未望聖門乃與王叔文為偶此亦可以為戒矣姑留此疑以俟君子且就孟子之意以説之以為禦人乃凶盜劇賊豈有聖賢與之酬酢乎萬章得此語以為其意遂矣輒以令之諸侯取民猶禦而君子受其禮際是與受禦同也嗚呼惟萬章失孟子直指交

際為恭之義反覆不已私意闊大遂入于刻薄中孟子乃以為有王者作將盡誅今之諸侯乎抑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非其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充取賦於民之數而增廣之者謂之義之盡今諸侯取于民非所謂非其有而取之也乃因其所可有之類而又增廣之耳例謂之盜豈不刻薄乎萬章之心入於窄隘如此故孟子以孔子獵較之說以大之萬章猶未悟也意欲遂其私意又疑孔子之仕覲其意欲以

孔孟為非庶得自遂其見何其至愚如此也故敢以孔子之仕為非仕道夫聖人存心見人有一善端則深入其中而應接之與之交臂執手同登於九仞之上以入聖賢之室而後已魯人風俗田獵禽獸比較所得以祭祖先祭祖先之心此仁人君子之心也聖人所以眷戀此心與魯人游戲使得為善之路以登大道之中焉非仕道而何萬章淺陋見其獵較聖人廣大見其善心因其心為祖先而設乃簿正其器取

足於獵不以四方之珍異為貴此欲其自盡力於祖先也其教幽微其義精妙豈凡俗如萬章者所能知乎萬章私意不息猶以孔子其道不行於朝廷乃至與魯人獵較奚為不去乎萬章止知去耳去止去耳又何功用哉其所以不去必有以也以獵較為兆使天下皆入於此幾則將推此心而廣大之凡政事號令一皆如簿正之法矣天下奚足治乎既形此兆而不我用也去之未晚矣是以於齊於楚於衛諸國未

嘗有三年之淹也夫孔子之心見於善端者無不接之於季桓子秉政時孔子攝相事此桓子有善心孔子可行道之時也故行可之仕以季桓子有善心也衛靈公郊迎孔子致粟六萬此靈公有善心見於交際可行道之時也故際可之仕以靈公有善心也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待孔子此孝公有善心見於養賢可行道之時也故公養之仕以孝公有善心也善心之所在孔子之所在也鄙哉萬章交以道接以禮

以善心來乃欲執私意視之為盜賊而卻之此負石赴淵之流聖賢之門無如是法也

孟子傳卷二十四

孟子傳卷二十五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余觀孟子此章士大夫仕宦其可不審矣乎夫有為貧而仕有為道而仕不可不辨也為貧而仕者以家貧親老也其仕主於為貧不主於行道也是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之職皆所甘心焉謹啓閉嚴廵警其職盡矣若治亂非所與知也是故簡兮之詩有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之美而君子陽陽有左執翿右招我遊敖其樂只且之説蓋為貧而仕雖伶官之賤有所不屑盡執籥執翿秉翟之職不

愧其禄而已其色如赭其樂只且盖以無愧也此詩
所以謂之賢者又謂之君子以其為貧而仕無愧於
心也孔子為貧而仕嘗為委吏則會計盡其職嘗為
乘田則牧養盡其職聖人之道盖在於此若夫立乎
人之本朝此其職也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
則當舍之而去乃偃然在位惟恐失之天下可耻莫
大於此故士君子知時之不可有為則委心俯首於
抱關擊柝之賤乘田委吏之職伶官樂人之微盡心

其事求禄以養親焉不敢叨據公卿之位惡道之不可行而為天下之大耻也嗚呼聖賢大訓豈不昭灼而鄙夫患失夸者死權以茍得為心以僥倖為志紆朱曳紫擁節執圭無一補於君民乃自以為得志而不知其耻有過於市朝之撻也孟子此意以商鞅騶忌孫臏蘇秦張儀稷下諸人立乎人之本朝而以陰謀詭計縱横捭闔阜異嶤唐為事業或竊相位或坐輜車或佩六印或據康莊揚揚以為得計以聖賢之

道觀之其耻有過於此者乎然則士君子仕宦爲貧

則當居米鹽筦庫之職以無愧其心爲道則當堯舜

君民太平一世可也曷可妄據卿相之位乎孟子爲

賓師則盤礴于齊一爲齊卿不旋踵而致仕盖爲此

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

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

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

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此一篇大抵辨正名分以為士子辭受之大節夫諸侯失國當託於諸侯黎侯寓于衛淳于公寓于魯是也士非諸侯無託於諸侯之理然而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將如之何曰周之則受賜之則

不受又不可不辨也何謂賜抱關擊柝之賤皆有常職既有常職則當受賜士非有職事也何名以受賜哉君大不能行吾道又不能行吾言而曰使飢餓于我土地吾耻之待之如齊民一等有賙給之義此名之正者也不得而不受夫士不當託於諸侯託於諸侯則犯分故謂之非禮士不當受賜士而受賜則害義故謂之不恭夫禮義由賢者出而託諸侯受無名之賜以犯先王之典刑安得謂之士乎然則不託於

諸侯不受賜於諸侯非謂求名譽衒流俗也不敢犯名教也然先王之道要在千古為可行非務為沽激崖異使人憔悴辛苦如泄柳段干木屈原申徒狄之見也是故雖不可託於諸侯不可受賜於諸侯而有周之則受之路名分既正禮義不虧退自等於齊民進不犯于名教此先王之道所以通萬古而無弊也然而周之之內尚有說乎曰有其說如何曰國君有養賢之義養賢亦周之之義而又有大者也其法如

何曰以君命將之吾則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一一以君命來也此養賢之法也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於畎畝之中是也魯繆公雖得養賢之名而不得養之之法何以言之亟問子思亟餽鼎肉子思以為鼎肉爾使己僕僕亟拜也豈養賢之道乎於其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是也堯得養賢之義而又得

尊賢之義其尊賢也如之何曰使舜徽五典宅百揆賓四門孟子所謂後舉而加諸上位是也養賢如此此王公之道也繆公既失養賢之道又有甚焉者其甚焉者如之何曰子思摽使者之後臺臣自此不復以鼎肉來餽矣孟子所謂自是臺無餽也繆公不學甚矣嗚呼冉有以事為政孔子正之桓子以取為假孔子又正之名分不可犯也名分乃先王之道不可干也若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孔子先食

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又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夫黍桃微物聖人食之其先後有序其名分不亂如此則夫託于諸侯受賜於諸侯周之養之尊之又豈可不辨乎一亂其名是謂

敗名一踰其分是謂犯分傷於教而害於義將得罪於先王矣由是知孟子之或見或不見或受或不受蓋皆傳孔子之心法而世之君子輒疑之非之至詈之何哉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

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

也

此一章辨庶人無見君之禮而君有就見賔師之禮庶人有往役之義而君無挾貴友臣之義何謂庶人無見君之禮如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市井草莽皆謂庶人庶人不執質為臣故無見君之禮何謂君有就見賔師之禮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名師如武王訪于箕子為其賢也則先主訪于草廬故君有就見賔師之禮何謂庶人有往役之義如傳

說築于傅巖是也何謂君無挾貴友臣之義如子思不敢與繆公為友是也蓋友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使繆公德與子思同則如堯之友舜無不可也倘德不及子思論其分則繆公為君子思為臣君無友臣之理論其德則有德者宜為師師則繆公當事子思耳不可以友言也夫見賢人當以其道故齊景公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招之非其物也招虞人非其物虞人尚不敢往況招賢者非其道

賢人豈肯見乎然則招賢者之道當如何哉禮義而已禮為賢者出入之門義為賢者所由之路人君能不以富自驕不以貴自大虛心屈己鞠躬下意執賔主之禮講師弟之義以見賢者此所謂招賢者之道也然則孟子不見諸侯非自大也不敢犯名分也人君不知就見之而欲其犯名教而來見是以非禮非義待孟子也萬章之疑可以頓釋矣故引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之詩為證夫底以言

其平矣以言其直君子所履平直之道故不敢犯名分以見諸侯小人視君子所履平直以為法故虞人亦知死于其職不敢妄就大夫之招萬章不悟乃引孔子不俟駕為說可謂不類矣夫孟子方與論庶人及賔師之說非人臣之義也孔子聖人難以庶人為比矣故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也古人謹于名分如此非私意也皆天理之自然也一犯其分亂之道也昔司士賁問于子游曰請襲于牀子游

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唯諾一失節君子得以譏之況庶人無禄輒犯有位之名分而人君自大取忽賔師之名分哉師友一道耳師且不可以為友而庶人乃得與有官職者同乎深味此義其大矣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昔孔子繫乾之九五利見九二之大人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明此一爻之意則孟子論友可得而言矣夫德有小大故友有廣狹德愈高則友愈遠尚友古人者非忽天下善士也友天下善士者亦非忽一國也友一國善士亦非忽一鄉也友一鄉善士非忽比閭族黨之閭也其勢

自然也使其德宜為一鄉之師而屈意友宜為一比之師者其念慮精神言論風旨長短不合參差不齊一比之師將求其識慮足以師一比者為友矣而一鄉之師亦將求其識慮足以師一鄉者為友矣此自然之故也故同聲者乃相應同氣者乃相求水不得不流濕火不得不就燥雲之從龍風之從虎易位則無功用矣是以性本乎天者皆翔于雲衢性本乎地者皆羣于藪澤自然之理不得不爾也然有志之士

豈肯以善足為一鄉之師而止哉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必求為一國之善士矣豈肯以善足為一國之師而已哉旦而又旦新而又新必求為天下之善士矣豈肯以善足為天下之師而已哉旦而復旦新而復新必尚論古人而友之古人往矣吾何得而為友也是何言與昔狄仁傑謂獄吏曰方黄卷中對聖賢語何暇與俗吏語耶此盖頌詩讀書想像其音容彷彿其一二如出乎其時如對乎其人攬其遺芬味其餘

嘬而友之不止此也又以其時攷之若西漢尚功名而薛方獨尚名節為西漢第一人東漢尚名節而黄憲獨尚器度為東漢第一人魏晉尚浮虚而卞壼獨尚忠孝為魏晉第一人有唐尚辭章而韓愈獨尊經術為有唐第一人然而自東漢以下至李唐求古人之超絶者如此可以止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人焉其人為誰曰六國奇謀詭計縱横捭闔卓詭荒唐而孟子獨守仁義為六國第一人學至孟子可以止乎

曰未也春秋尚霸道孔子獨得堯舜文武之道而變化之為自生民以来羣聖人中第一人學至孔子可以止乎曰未也更當窮孔子無聲無臭以為上天之載者而行乎中庸所謂尊德性而又道問學而又致廣大而又盡精微而又極高明極高明而又道中庸道中庸而又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即尊德性之謂也循環往復無有窮已其參贊天地調和陰陽直餘事耳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為

天也文王之德之純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天不已文王不已學孔子者其可已乎此又孟子之遺意余故表而出之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余觀此一章孟子因事而諫也夫齊宣王問卿孟子
苐當言卿之職可也乃問王所問指何卿而問王有
卿不同之對孟子即有貴戚異姓之説盖齊宣之心
以爵位吾所固有晏然如日之在天雖有失德其如
予何故孟子對貴戚反覆諫不聽有易位之説正以
中王自安之病也王勃然變乎色是易位正中其病
故心為之動揺色為之變亂也孟子苐以王勿異也
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數語以愷康之其語如春

風和氣自然悅樂孟子造化乃如此之妙始以易位變動其自安之心終以數語開悅其忿怒之意其變動也肅然如秋其開悅也煖然似春春秋造化之柄盡在孟子奏對之間學不如此其能用天下乎自易位之言一入齊王之心初入則色變既定則言深想易位之言困於心衡於慮凡有念慮酬酢其敢自肆乎此齊宣所自知非語言所能形容也一言之益其大矣哉既又問異姓之卿乃曰反覆諫不聽則去既

而孟子不旋踵而去夫反覆不聽在異姓則去在貴
戚則將易位矣齊王之心豈不岌岌乎張良嘗得此
意矣觀夫諸將偶語于沙上高祖自複道而見之以
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所
封皆所愛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
下為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
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所素不快計羣臣所共知
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於是高祖置酒封雍齒

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夫沙上偶語未必謀反也天下已定高祖亦厭亂矣故良因事納諫以去高祖報怨之心與孟子論貴戚易位之說同矣

余深覩孟子之學造化如此故得以發之

孟子傳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傳卷二十六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宋國璸

孟子傳卷二十六

宋 張九成 撰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

義者必子之言夫

異哉告子之論仁義也夫性則仁義也居之則為仁行之則為義仁義乃性之自然非私意所能為也告子之意以為性本無仁義乃矯揉以成仁義耳故有杞柳桮棬之說又有以人性為仁義之說有以杞柳為桮棬之說當其設辭譬喻其大體則若無瑕而其微處則大害名實孟子學造淵微識高宇宙止以一語盡破其邪見而仁義之路廓如也其語安在曰將

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是也夫性即仁義而杞柳非桮棬欲為桮棬必斬杞柳而為之審如告子之說欲為仁義亦將斬伐人性而為之乎告子其學簡略其見偏頗私立名言撓亂大道嗚呼道不可不講也久矣如告子論性之說一時譬喻似若發揚聖學為足以矜式然其微處乃害道如此則君子之于學其可語之不詳擇之不精乎易曰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蓋謂是也孟

子之學深造自得故見微知著睹始知終隘伯夷而不恭柳下惠狄許行而禽獸楊墨亦如于杞柳而知戕賊之失也學不如是何足以觀古今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

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之論性錯措習為性孟子之論性乃性之本體
也觀其借水論性以為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
則西流謂性隨所之而見為善為惡初無分也嗚呼
善惡習也安可以習為性哉孟子以人無有不善水
無有不下闢之所謂天下之至論矣夫人之性即仁
義禮智信也以赤子入井卜之則人性本體之善可
知矣是孟子之論善非如告子與惡對立之善也直

指性之正體而言耳然而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何也曰此其氣習也非性也所謂習者非一時之習乃氣禀之習也繁弱之矢力之激也必至百步而後止江湖之水風之激也必至數日而後定叔魚食我之生非性不善也其習之深正當其激而不已耳孟子所謂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蓋指此而言耳若夫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此人性之本也此孟子之所謂善也凡為人類者皆當如此不幸而為叔魚食我者非其性也習也正孟子所謂其勢則然也然則何以直造性善之地哉曰在

講學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學入精微思極深眇所以隘伯夷不恭柳下惠禽獸楊墨妾婦儀衍蚓仲子而貊白圭狄許行而直夷之者皆以其精微深眇不可亂也學而未至此則必為邪說所亂暴行所移告子之學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雷同茍簡就所見而言而不入于精微之義不極乎深眇之思至于以義為外以言為先不知探

賾索隱鈎深致遠乃儒者之學也説者謂其出入儒墨之學理或然也觀其立言曰生之謂性夫有生皆有性此言未為過也然人與草木鳥獸蟲魚等有生也而其間草木之性與鳥獸不同鳥獸之性與蟲魚不同至于同是草木而其間性亦自不同同是鳥獸同是蟲魚其好惡嗜慾之性亦自不同豈可以生之謂性一語盡該天下萬物之性哉孟子知其學不精㣲思不深眇必害名教必陷偏頗乃以語警之曰生

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乃對之曰然果苟簡雷同無所分析至于如此又問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又對之曰然是告子之意以人與草木鳥獸蟲魚同一性也豈非害名教而陷偏頗與夫白羽白雪白玉雖等是白色然比而觀之其間不同處迥然與天地相遼惟義入精微思極深眇者乃能分大體於錙銖辨異同於毫末事事如此所以極天下之邪說不能亂其心舉四海之暴行不

能移其見告子雷同如此茍簡如此宜乎以儒學墨
以義為外以言為外以言為先也誠如其所見以白
羽白雪白玉等為一白則其以犬之性為牛之性以
牛之性為人之性無疑矣嗚呼此豈非害名教而陷
偏頗乎使其說行則人與禽獸一等耳禽獸可獵人
亦可獵矣嗚呼此豺虎之見也夫豺虎不分人獸一
等而食之使人人如告子之見去而莫反遠而難追
則斯民將如何哉為血為肉同為禽獸登罽俎而充

滋味矣豈不害事乎荀卿有性惡禮僞之說此亦學不精微思不深眇雷同苟簡之病也不知其說一行其弟子李斯祖述之得志於秦以性為惡乃行督責之政以禮為僞乃焚六經之籍坑天下之儒荀卿亦豈謂其學遂至于此哉故罪嬴秦者當罪李斯而罪李斯者當罪荀卿罪荀卿者當罪其學不精微思不深眇遽立名言以亂天下以荀卿而觀則夫告子之說孟子豈得不窮探而極詆哉然則士大夫學問當

如之何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
聰明作元后其分别如此豈肯與人畜同一性哉惜
乎告子不知之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孟子
曰何以謂仁内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于我於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于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
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于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
也無以異于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于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告子先以墨子之學亂其中故所見顛倒殆似不可告語者此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言偽而辨行僻而堅執左道以亂政者先王皆在所殺而不以聽至於百家之說申商之學非先王之書悉禁無習者董仲舒

所以發憤也告子遊孟子之門爲日久矣而左道之論非聖之説略無忌憚公然信之而不疑嗚呼不知在先王之世明盛之朝入可誅可禁之數乎亦可怪也然先王所以待之如此之嚴者則以亂人心術難遽洗除也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學士大夫可不以告子爲戒乎夫食色人欲也乃指爲性與前人牛同性之説合矣今又昌言仁内非外義外非内之説以叩孟子且有彼長我長彼白

我白皆因於外之說直以義為外而不疑學問乖疎識見偏頗如此良可憐也孟子恐其人馬不辨一等而長之又從而白之使人畜莫分以害名教故有無以異白馬之白長人之長以箴之且指義之極處而為之言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夫彼長我長惟人為然使草木犬馬在長者之旁彼豈知長者當尊敬乎然則彼長我長我長長者果誰乎當自知仁義之所在矣乃執迷不反遂非不悛而曰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反覆無稽紊亂名實噫長楚人之長長吾之長其長之者其誰耶終日馳騖四海奔走九州認路人為至親而其家庭之間堂寢之奥父母兄弟之親乃生平未曽識也豈不顛沛乎孟子憫之故有秦炙吾炙之説以指其歸且耆炙者其誰耶即長人之長者是也炙有秦吾而耆之者無秦吾亦猶長有楚吾而長之者無楚吾隨所寓而見耳使告子識耆之者則識長之者識長之者則義之在内夫復何疑奈何

邪說深入淪肌膚而浹骨髓豈易掃除乎物則亦有

然謂耆炙之間亦有斯理也學不精微思不深眇乃

於日用處失之可不為之大衰耶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

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

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

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

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季子豈亦學墨者乎何其見識顛沛與告子同也仁義禮智信皆性中發用必欲以義為外者其意欲以尊敬為外事不知所以尊敬者出於誰耶公都子對曰行吾敬亦可謂善對矣季子乃有鄉人伯兄之問

又有酌則誰先之問公都子有敬兄之對又有先酌鄉人之對皆名對也季子見識顛沛必欲紊亂是非以遂其私說亦可謂謬用其心矣何以知之觀其指所敬在此指所長在彼以為義果在外亦可笑矣彼其敬之者長之者自何而來耶此理亦易明矣公都子雖學於孟子然而其學未入乎精微其思未極乎深眇一為季子所亂便茫然不知所荅孟子乃代荅其說有敬叔父敬弟之問又逆知有敬弟之對又有

惡在其敬叔父之問又逆知其有在位之對又有庸
敬斯須之敬以極其謬說季子聞此發藥之論可以
盡棄鄙見廓然入吾大道中矣乃復執迷不復遂非
不悛於無稽之中轉肆無稽乃有敬叔父則敬敬弟
則敬意以敬皆因外而生又以其說為得策强自解
曰義果在外非由内也季子死矣使其有靈吾將提
耳而誨之曰敬之者虚空耶墻壁耶抑人耶有人則
有敬是敬由人生非虚空墻壁能敬叔父敬弟也不

知人之所爲敬者自何而來乎長者在前尊敬之心肅然自生必謂之外可乎公都子因孟子代答之說其心了然不復疑閡乃有冬日飲湯夏日飲水之說豈亦在外之對大明敬之者在我而不在外亦可謂入吾聖賢閫奧中矣然則孟季子乃公都子之槃不因季子無稽之問何以得悟義之精微深眇處乎彼季子固吝之病何時而可瘳也哀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

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言性善深合孔子之論而超百家諸子之上是其所見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其補於名教也大矣告子以性為無善無不善此不識性之正體者也或以為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以文武民好善幽厲民

好暴實之此論染習非言性也或以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君而有象瞽瞍為父而有舜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此論氣習非論性也論染習論氣習與夫不識性之正體者皆非善論性者也善論性者莫如孟子夫孟子之所論性善者乃指性之本體而言非與惡對立之善也夫性善何自而見哉於赤子入井時可以卜矣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忽然而發

已墮於情矣性發爲情乃爲怵惕惻隱以情卜性可以見其爲善矣夫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皆有之其用則爲仁義禮智此性之所固有者外物豈能鑠之哉然而至於不仁不義無禮無智者非天性也特出於不思墮於陷溺卒使至美之才終爲棄物吁可惜也如告子輩不知乃不能指其正體而忍以私意紊亂之可勝歎哉使告子之說行則善不善皆無與於性如或者前説行則其罪一歸於君上而不知自責

如或者後說行則善不善皆歸於天而無與於人事傷名敗教莫此為甚惟孟子有性善之說則人皆知本有堯舜之資特出於不思耳思之如何求吾性善之本而已矣使求之不已一旦豁然則耳目口鼻皆無虛棄仁義禮智隨事發生豈不大哉故孟子有求得舍失倍蓰無算之說欲人自盡其至美之才耳且引詩物則秉彝好德以證其性善之說夫有物必有則夫物所以引吾善也物者情也民之秉彝也故好

是懿德夫秉彞性善之謂也故所好者無他懿德而已矣性善之論復何疑哉荀卿揚雄認人欲為性故或謂惡或謂善韓愈又分為三品皆聖門罪人也惡足以知性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

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聲天下期于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

孟子見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深知人性善超然異於羣生深識先王所以設為學校以輔相裁成之意深識以聖賢孝友之資而至於為愚不肖所以有堯舜與人同之説有

聖人與我同類之說有牛山之喻有不能盡其才之
歎使孟子得志將取三代學校之制擇其可行於時
者行之高者使由此為聖賢下者猶不失為孝友必
矣其為學校也如之何自禮樂射御書數而敎之以
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夫
何有不肖之人乎故有富歲多賴凶歲多暴之說富
歲即先王之時凶歲即六國之時也又有麰麥之說
且推而極于聖人與我同類之說又引龍子之說引

易牙之說天下之口相似耳相相似之說又充而極于口同嗜耳同聽目同美心同然之說其意止謂人皆可以為聖人耳夫心同然則性善之說也以其性善故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理即義之本體義即理之見於用者惟性善可以悅理義悅理義所以可以為聖人也且麰麥之豐耗以地肥磽雨露人事之不齊子弟之善暴以富歲凶歲之不齊則人之為聖賢愚不肖惟以學與不學之不齊使地有

高下均得雨露栽培則麰麥何為而不豐使人之常
心均得遇富歲以自適則子弟何為而不善人之善
性均得學校之教育則天下何為而不為聖賢孝友
哉嗚呼孟子性善故見聖人與我同類荀卿性惡故
至李斯而焚書坑儒行督責之政而秦遂至於亡則
夫孟子之學真得孔子之正統者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

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
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
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
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
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
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

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昔伯樂見鹽車之馬而增歎卞和抱荊山之璞而悲泣則以千里之馬而乃屈於鹽車連城之壁而乃埋於塊石故也馬玉乃乘駕操執之用耳識者尚為之眷眷況仁義禮智皆生於人其用固有大於玉與馬者而世無識者使淪胥陷溺為愚不肖可不為之大哀耶天下皆以民為無知民為至愚民為蚩蚩而孟

子獨見其為天下之至寳人人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人人可以為士君子為聖人上之人不知保護愛惜使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或使之為盜賊或陷之於刑罸或驅之於死地以快其并兼進取之心或坑四十萬於長平或斬二十四萬於伊闕以取英雄謀策之名遂使斯民無復聞聖賢之學而朝不謀夕放意於愚不肖之地以自苟其平生孟子靜觀黙察欲援之於聖賢之域而不可得徒發於嘯歌

言語以遂其區區之志焉此所以有牛山之喻有日夜所息雨露所潤萌蘖之生之說又有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之說此蓋言山之性無非美材而困於牛羊斧斤之壞不得遂其性也又有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之說有放其良心猶斧斤于木之說有日夜所息平旦之氣與人相近之說又有旦晝梏亡之說有夜氣不存去禽獸不遠之說此蓋言人有仁義之心而時君世主不知教養之而乃有前數者之病雖其

日夜之所息心開智長童冠勝於幼年四十勝於三十其平旦之氣清明靜一亦知善之可好惡之當惡然自平旦之後接物遇事父垂老而母多病妻號寒而兒啼饑而又下有權謀以道其詭詐上有吞并以啟其鬬爭自朝至夕無復人理去而復來止而又作如桎梏之拘係左右先後進退前却而不得少休息於仁義之地旦晝已過事則已矣夜氣之生無所抑遏宜得遂志於天與之仁義矣然而梏亡之甚猶江

湖之浪風雖息而勢未定繁弱之矢弓已弛而力方來夜氣微薄豈能當此旦晝梏亡之勢乎是以夢寐紛紜境邑顛沛凡理不當爲而事害名教者皆安行而樂爲之其去禽獸特夢覺之間耳相去幾何哉事至於此則亦已矣嗚呼世之士不探其本心而觀其末迹乃以爲民無知民至愚民蚩蚩未嘗有聖賢之才豈不厚誣天下乎夫山本有美木人本有仁義之心斧斤牛羊凌踐斬伐使美木無自而生安可誣山

為無美木哉非禮非義軒輊推挽使仁義無自而生
安可誣人為無仁義乎使山有厲禁牛羊不得而入
則干雲蔽日之材可以為明堂之用矣使人有教育
非禮非義不到其前則聖賢孝友可以為國家之用
矣故又有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之說又引孔子操存舍亡惟心之謂之說夫心有何
物哉仁義而已矣有禮義以涵養之則所謂操也將
見仁義不可勝用矣無禮義以防範之則所謂舍也

將見愚不肖隨在而有矣心出入有何時哉操養之則可使至於聖賢背舍之則可使極於愚不肖嗚呼以天下為心者其於斯民豈可忽哉於孟子之言亦惡可不三復而味之哉

孟子傳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傳卷二十七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此一段深憫齊宣為沈同陳賈王驩及稷下諸子所壞也夫沈同陳賈以兵謀進王驩以寵幸進淳于髡田駢慎到以卓詭荒唐之說進惟孟子一人獨以堯舜之道啟沃齊宣耳措易牛為王者之心齊宣悟於言下有戚戚之說不可謂無其萌也使齊宣一意孟

子盡聽其所為如陳賈沈同王驩稷下諸人一皆聽

孟子之號令則如齊桓之任管仲朝夕晏見無非正

心誠意之學而因物而省因機而會者又非一事則

易牛之心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堯舜之道坦然在前

直而趨之不復回顧率諸侯事周王以復文武之緒

夫何難之有惟孟子進則易牛之心見孟子退而沈

同陳賈王驩稷下諸子各以其私雜然並進則易牛

之心或亂於兵或亂於寵幸或亂於卓詭荒唐之異

說此一暴十寒之喻孟子所以昌言而不隱也是則孟子進則齊宣之智明孟子退而沈同之徒進則昏昏不辨每見其不智也且夫學奕者尚貴乎專心致志豈有欲治天下國家不一意於聖賢而雜以衆小人之論其能治乎孟子嘗以此意有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之說殆亦為齊王而發也嗚呼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于我何加焉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宫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一章專主羞惡而言行羞惡之心則義不可勝用矣夫以平居而論莫重於死生以羞惡而論莫重於

義士大夫當以義爲重以義爲重則以死生爲輕王
衍拜石勒哥舒翰降安禄山李元平拜李希烈此皆
以死爲重而異時深入儌眇之説掃除青海之英髙
談濶論之資皆掃地矣顏杲卿駡安禄山顏真卿死
李希烈段秀實以笏擊朱泚此皆以義爲重而彼凶
威虐燄長刀大戟烈火沸湯視之如平地矣王衍以
下至今爲士大夫唾駡皆羞道而喜攻之至聞杲卿
諸公之名見杲卿諸公之像則端心凝慮肅容正冠

再拜稽首瞻仰企慕恨不得與之同時親見其人焉以是而觀死生為重乎義為重乎此孟子所以有舍生取義之說而反覆比較以為生亦我所欲然所欲有甚於生者其惟義乎義之可欲有甚於生吾敢為苟得耶死亦我所惡然所惡有甚於死者其惟不義乎不義可惡有甚於死吾何敢辟患耶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特識輕重不為死生所亂耳何以知人皆有羞惡之心哉簞食豆羹得之

則生弗得則死是性命係於此矣然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寧飢死而不受以嘑爾之非禮吾寧飢死耳蹴爾而與之雖乞人寧餓死而不以為意以蹴爾之非禮吾寧餓死耳是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羞惡為重故以死生為輕雖行道乞人之無知亦知所輕重矣而況士大夫哉夫能辨禮義弗受於簞食而不辨禮義受之於萬鍾向也瀕於死而不受今也為宮室妻妾所識而受何於簞食時而見禮義如此之明而

於萬鍾時見禮義如此之暗乎豈非失向來之本心乎此孟子所以深指羞惡之心人人具有第識之於逆而違之於順耳逆順雖不同其害禮義一也簞食嘑爾蹴爾此非禮義之見於逆意也故雖行道乞人皆能辨之萬鍾之來其名甚美此非禮義之見於順意也故雖士大夫之高明者亦墮其中焉此無他逆意者切於心故雖行道乞人羞惡自然而見順意者亂其位故雖士大夫亦陷溺而不知焉是則遇逆意

者不待於學而自明至於順意之事非學造精微者不能不惑也惟致知格物之學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非禮義之來自順自逆如伯樂之識馬卞和之識玉其駑駘下乘珉石碔玞豈能亂吾之智思乎故欲舍生取義而不為逆順所亂而失其本心者不可不講學也此又孟子之遺意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談仁義其微眇如此學者不可不辨也夫以人心為仁則凡目之所以視耳之所以聽鼻之所以臭舌之所以嘗四體之所以知痾癢者皆出於心心即仁也儻遡流而上惟精惟一惟時惟幾以究之一旦人欲斷絕心之正體發見然後知仁果人心也然而大體已見未有功用也由此順流而下以其所以發見者坐照萬理之所在森然如通邑大都東西南北

高揭明示膏車結駟以往來乎其間或進或退或出
或處無所蹊徑背馳以失其本宗者此所謂義人路
也夫有仁然後有義使義不自仁中來者不為為我
之義則為孑孑之義為火妻灰子之義軒然以人欲
為之不知已悖於道矣讀孟子者當加意焉嘗讀之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則知所謂義者自仁中出也
夫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路然而舍其路而弗由放
其心而不知求此孟子所以哀之也然欲由其路當

求其心心本是仁放之於聲色放之於貨利放之於
驚懼則人欲為主顛倒錯亂如日月本明為雲霾
曀霧所蔽則所向皆昏暗矣惟雲霾一斷曀霧四開
則本體光輝照臨天下九州眾海五嶽四瀆皆碁分
星布整整乎不可亂矣故學者有志於道不憂人路
之不明但憂人心之未覺學問之道所以止在求其
放心而無與於求路也則以路自心中出義自仁中
來故也夫世之所謂學問者止知講書五車揮毫萬

字爾不知聖賢之門不以此為髙也孟子今曉然指
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無他者當
加意識之不當苟簡也此蓋言所以為學問者此心
不可少動也於不動處本心見焉求其放心莫此為
徑求者誰乎於不動處求之者則不必思馳宇宙力
竭歲時而人心得矣此學者當自體之非余言語所
能辨也嗚呼孟子之談仁如此而世之儒者止欲以
愛恕兩字為仁豈不小乎識孟子人心之仁然後知

克己復禮其言也訒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至恭寛信敏惠與夫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所以為仁矣其徑如此而學者不加意焉豈不悲夫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茍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此二章孟子言人拙於見近而工於見遠也心近於一身身近於桐梓愈近則愈忽愈遠則愈工何哉心地不明不識輕重之義也夫心比身則心為近身比桐梓則身為近今惡指不若人而不知惡心不若人愛桐梓而養之而不知愛身而養之其顛沛如此則以身心太近而不見也使之見心之可惡如見指之可惡見身之可愛如見桐梓之可愛何患其身心之失路哉惟其太近而不見所以知惡指而不知惡心

知愛桐梓而不知愛身也然則以何道而使之見心如見指見身如見桐梓乎曰無他道焉反所以見指與見桐梓者默觀其心之念慮身之履踐為如何凡念慮之起履踐之初皆察其始察其終察其微察其著使念慮無所逃履踐無所失則邪妄滅迹仁義油然而生矣凡一毫之惡皆在所惡而去之一毫之善皆在所愛而護之久而念慮皆正履踐皆明心為仁義之宗身由仁義之路而聖賢所縕一一皆印於念慮

履踐閭耳豈不盛哉孟子言知惡指而不知惡心知
愛桐梓而不知愛身而未言其所以處之者當如何
意欲學者自得也故余發孟子未言之意以告吾黨
之士云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
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
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

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聖王之世天下之士皆以養心為先六國以來天下之士例以養身為主養心者自禮樂射御書數直而上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可謂識所養矣養身者恣口腹之欲快聲色之奉列第康

莊坐謀輜車腰佩六印手揖雙璧軒然以為榮耀可
謂失所養矣夫仁義禮智皆生於心而以身履踐之
然後為聖賢君子今乃以所以養心者養其身至無
尺寸之膚不愛無尺寸之膚不養而不知一體之間
有貴有賤有小有大以貴賤論則心為貴而身為賤
以小大論則心為大而身為小養身而不知養心則
為小人為不善養者矣養心而薄於養身則為大人
為善養者矣此孟子有賤場師之説又有狼疾人之

說又有飲食之人之說此蓋深譏養身而不知養心者也自古聖賢如吾孔子飯疏飲水曲肱而枕養其身者止如此耳乃曰樂亦在其中不知所謂樂者自何而來哉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養其身者止如此耳乃曰不改其樂不知所謂樂者自何而來哉惟其所以樂者在心而不在身此所以為聖為賢為萬世標的也且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養身者肯如此乎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

議養身者肯信此乎使六國之士以其陰謀權變縱橫捭闔卓詭荒唐之説以邀養身之具者移以養其心則心所念慮心所願欲心所趨鄉一皆知其所自起而辨其所自來或闔或闢或變或移使邪心妄慮不得投其隙則聖王之用皆將得之於一心之間矣惜哉其倒置而不知自反也此孟子所以為養身養心之説以憐當世之士焉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心體至大惟思能入之蓋心之官為思以思為官則心為主矣耳之官為聽目之官為視心之官為思耳目之官其職在視聽而無思在其中則視為色所引

聽為聲所引一入聲色中則聲色為主而視聽不見

矣聲色物也以聲色為主則是以物為主矣以聲引

聲以色引色奔馳流蕩去而莫挽往而莫來其為小

人也必矣是以善學者任思而不任視聽其視也以

思視故其視明其聽也以思聽故其聽聰凡耳之所

聽目之所視鼻之所臭口之所嘗一以思為主是故

行乎聲色臭味之中而不為聲色臭味所亂當聲色

臭味之未經乎前也吾則思其所以思者其誰耶惟

精惟一惟時惟幾一旦恍然霧除霍然雲消思慮皆斷而心之大體見矣然後知吾之所以為天者在此天既在我卓然羣物之上卷舒闔闢變化轉移無往而不為大向來聲色臭味皆為吾用而不能為吾害是故以視而制禮以聽而作樂以鼻之臭者口之嘗者出而為進賢退不肖之用亦何往而不大哉孟子直指思以示人可謂有功於聖學矣然而孟子之言非私意也乃天理也此思曰睿睿作聖所以載於九

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此一章言士君子當識所輕重也古之君子禮樂射御書數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體之於心行之於身形之於家布之於鄉以為為士君子法當如

是不謂比長書之閭師族師書之州長又書之鄉大夫又獻之於天子公卿大夫來臨不容有辭也豈士君子敢忽公卿大夫之尊爵哉蓋爲士君子當知所先後當知所輕重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所以貴我者此我之所可勉也公卿大夫此人所以貴我者吾何容心哉人固可欺而天不容有僞故公卿大夫如商鞅孫臏騶忌蘇秦張儀沈同陳賈王驩稷下諸人皆可以陰謀權變縱横捭闔卓異荒唐之説取之

豈非所謂人爵者耶然人既得以貴之亦得以賤之故以公卿大夫為貴一旦小不合意天子發怒収其印綬還其職事則栖栖一庶人耳豈非人可得而賤之乎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事在我而不在人取之愈有酌之不竭養之不盈方寸舒之可充四海旦而復旦新而又新充實光輝則謂之大人大而化之則謂之聖人聖不可知則謂之神人天子不能奪諸侯不能取其與公卿大夫之爵等級為如何哉此所

以謂之天爵也然而古之人脩其天爵如前三代之士知造大人聖人神人之域而已公卿大夫之名其來其去一切任之初無心於其閒也此所以謂之從之從之者任之也當孟子時人皆以賊心而脩天爵其意在要人爵而已以穿窬之心假仁義忠信之行此天之所誅者也惟其初心之不正此所以既得人爵而天爵亡矣如夏侯勝以為士患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芥耳夫明經術所以窮聖賢之心以

證吾心也而勝乃意在青紫豈非穿窬之心乎桓榮陳車馬於庭曰稽古之力也夫稽古亦所以窮聖賢之心以證吾心也而桓榮意在得車馬豈非穿窬之心乎且商賈之蓄金玉穀帛乘時射利以要倍稱之息人莫不鄙之豈有為士大夫明經稽古而意在於邀取青紫鉤索車馬乎是乃裨販經術懋遷古道以取倍稱之富貴也良可鄙哉此風既成道義益薄稍有行孟子天爵之說者世必共詆而力排之然而士

君子當求之於心而已求之於心是求之於天也區區紛憒何足介意哉此又不可不辨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此一章孟子深尊良貴而止天下奔競之心也夫以公卿大夫為貴而求之不以道取之非其義爵則尊

矣靜觀其身有大𣅜之不如者竟亦何為哉天下有
良貴其惟人之心乎夫耳目口鼻未足貴也其所以
用耳目口鼻者乃良貴也故孟子以為人人有貴於
己者所以指用耳目口鼻也用耳目口鼻其誰哉心
而已矣誠使以思而入之惟精惟一惟時惟幾一旦
豁然念慮皆斷心之本體見矣居之則為仁由之則
為義聞於衆聽則謂之令聞譽於衆口則謂之廣譽
天下之貴其有過於此乎夫公卿大夫之貴上得以

予亦得以奪之天下之良貴與生俱生誰得而予奪之乎是故取之而愈有也酌之而不竭也雖衣襏襫儼然有山龍之尊雖操耒耜肅然有圭璧之重飯糗茹草初不異於膏粱蓽門圭竇初不間於廊廟雖眇然匹夫之賤而頎然有王公大人之嚴人之所貴於已者其以是乎孟子又引既醉之詩為證又有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不願人之文繡之說豈夸大以眩世俗哉天下之良貴其法如是耳是故舜慎徽五典五

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何以使人如此哉則以良貴所及無往而不為貴也天下樂事乃有如此之大者舉在於我士君子何惜不一經營耶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孟子曰五穀者種

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前一章指齊宣王而言後一章指爲仁者之法不可不細攷也齊宣王易牛之心猶一杯之水也其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之欲猶一車薪之火也推易牛之心以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仁術遠大進取之心自然消亡矣孟子一指之下端坐不行

不知見於運用施於四海而謂仁不能勝不仁區區易牛之心亦將淪胥矣可勝哀哉爲齊宣計既悟易牛之心於言下以此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凡飲食寢處出入起居顛沛造次無不以易牛之心運用之使心與機會機與心通日復一日新而又新放諸四海而準塞乎天地之間其斂而藏之也不見其盈其廓而充之也不見其闕如此則仁之機用熟矣齊宣獨有易牛之心而不能習熟往來使

於日用間無非此道是猶有五穀美種而無雨露之潤耕耨之功使成功廢於半塗反不若荑稗之充飢也既得仁之美種當如農夫實方實苞是蔍是蓘耨荼蓼去螟螣鋤稂莠灌以滋澤沃以土膏使根深而苗秀脉潤而體堅則千倉萬箱可以為一家慶矣齊王儻能保此端緒戒此驕盈耨利欲之荼蓼去邪說之螟螣除左右之稂莠日灌禮義之滋澤日沃師友之土膏使易牛之心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溢於

中國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仁之道大熟而其利充塞天下矣嗚呼乃知克己復禮之外又有熟之說也此於穆不已所以為文王坐以待旦所以為周公終夜不寢所以為孔子未見其止所以為顏子也學豈有止法哉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學有要處學而不知其要雖終日孜孜終年矻矻至老且死竟亦何所得哉夫射之要在轂百工之要在規矩志在於轂則有中微及遠之功審規矩之宜則天下之方圓皆自此而出矣然則學者之轂與夫規矩之宜其何在乎亦曰心而已矣夫天下萬事皆自心中來使自禮樂射御書數以養此心然後致知格物誠意以正此心心既正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可矣是心者射之轂而百工之規矩也論其

大體則天地陰陽皆自此範圍而變理論其大用則造化之功幽眇之巧皆自此而運動學而不求其心雖誦書五車揮毫萬字賦逼凌雲才高吐鳳於聖賢之道天下國家之用何所濟乎顏子於孔門三千人中獨稱為好學達不如賜果不如由藝不如求不知其所謂學者果如何哉深考其原特不遷怒不貳過專意積精於正心之學耳一旦發為邦之問夫子乃以三代禮樂告之是待以王佐之才也嗚呼士大夫

不學則已學舍正心其何自入乎孟子反覆借喻以羿之教大匠之誨彀與規矩之說意亦深矣故余斷以正心之說發孟子之遺意

孟子傳卷二十七